

真理社叢書第一種

無政府淺說

師復著

我們近來努力宣傳的工夫，繙印克魯泡特金以及其他的著作不少。但那些都是大部的著作。有許多窮於光陰，窮於經濟的朋友，想於最短時間知道一種主義和一種學說的大要，却不容易。因此，我們發行這種小冊子。

我們打算每月出兩冊。頭六個月的已有無政府淺說、少年、無政府道德、我們的財富、革命中的革命思想、時的福音、代議政府、法律與強盜、工錢制度、革命之精神、革命黨之少數、克魯泡特金學說……等十二冊以後的正在着手編譯。

因為要繼續宣傳的工作，這些小冊子不能完全作贈品，須求讀者予以一種物質上的幫助，所以每冊定價五分。匯兌不便時，可代以一分的及四分的郵票。

但是每個讀者與我們的小冊子初見面時，我們為感謝讀者對於我們刊物的熱烈，我們奉送三期。三期以後，再收納一點印刷費。郵費亦在定價之內。

本社通信處。暫由上海江灣自由書店轉交。



復 師

無政府淺說

師復

政府果爲何等之物乎？果於吾人類有何等之利益乎？吾人飢則食，寒則衣，能耕織以自贖，能築室以自安，能發明科學以增進社會之幸樂，無取乎政府之指揮也，亦無需乎政者之教訓也。自有政府，乃設爲種種法令以繩吾民：一舉手，一投足，皆不能出此網羅陷阱之中而自由全失。世界之人類，皆兄弟也，吾人本能互相親愛，政府乃倡爲愛國之論，教練行兇殺人之軍隊，以侵凌人國爲義務，於是宇宙之同胞，互爲仇敵，而和平全失。是故政府者，剝奪自由擾亂和平之毒物也。

政府果何自起乎？曰起於強權，野蠻之世，一二梟悍者自據部落，稱爲已有，奴役其被征服之人，復驅其人與他部落戰，互爲敵國；此國家之由來，政府之從出。自今思之，無價值已甚。彼時獸性未去，固無怪其有此，顧今則已由獸域而入於人境矣，以光天化日之人境，而留此獸域之產物，果何爲者乎？

政客乃爲之辯曰：政府之作用，將以爲民禦外侮，平爭端，而非以凌人也。則詰之曰：凡政府曾不凌人，又安得有所謂外侮？必政府本爲凌人之物，然後得藉禦侮之說以自飾。且即以禦侮言之：兩國相爭，必有勝敗，果勝者爲能禦外侮，爲良政府乎？則其能勝者必其能凌人者矣。今世之所謂列強皆是也。至於人民之爭端，亦非政府所能平之也。夫政府所執之法律，不過集錄社會固有之習慣而已。（此爲近世無政府大家克魯泡特金之說）使習慣而可敬守也，則已無所可爭；既有爭矣，又豈其固有之習慣所能平之者乎？爭之根源固別有在，不清其源而欲治其流，吾未見政府之能也。

今世界政府之惡已顯著矣，歐美之民已漸知政府之無用而厭惡之矣。無政府主義之發明，既如旭日當空，無政府之世界，不難實現者也。

願世人之聞無政府說者，胸中往往有數疑問同時並起。今當有以解其惑：

疑者曰：無政府則無法律，無法律則秩序破壞而擾亂以起。釋之曰：法律非能止社會之擾亂者也。擾亂之起由於爭，人之有爭，由於社會組織之不善，非法律所能爲力。觀於都市之地，法律最嚴密，而爭訟犯罪者最多；鄉野之地，往往爲法令所不及，而爭訟犯罪者絕

少。此法律無益於社會之明證。人之生也，必求滿足生活之慾望。生活之慾望在衣食住，衣食住賴乎物產。物產者，土地生之而人力成之者也。故論正當之道理，凡能出力以致此生產者，當自能滿足其生活之慾望。乃事實則不然。社會之私產制度既成，有金錢者斯得最高之生活，而不必爲出力生產之人。人見金錢之萬能也，於是相率而金錢是爭。紛紜攘，拳拳屹屹，無或出此爭之而得，則驕奢淫佚，視同類爲牛馬；不得則弱者轉溝壑，狡者習詐僞，拙者賣身（奴婢妾）賣力（僱傭及車夫）賣皮肉（娼妓）以爲苟且之生活。其強悍不馴者則挺而走險，以劫掠爲生涯，視殺人爲兒戲，於以成今日悲慘黑暗罪惡危險之社會。究其原因，則莫非私產制度爲之階，雖有法律，曷足濟乎？無政府則剿滅私產制度，實行共產主義，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貧富之階級既平，金錢之競爭自絕，此時生活平等，工作自由，爭奪之社會，一變而爲協愛。既無所可爭，又何擾亂之足慮哉？

或又謂人民程度不一，教育未普及，一旦無政府，未明真理者尙多，必有率其舊社會之惡習慣以爲不秩序之行爲者。此說爲反對急進派者最普通之論，即今日之心羨無政府主義者，亦往往懷此心理，以爲必俟教育普及然後無政府可實行，因之不敢主張急進

者比比然也。不知人類道德之不良，由於社會之惡劣；社會之惡劣，由於有政府。若萬惡之政府既去，人類道德，必立時歸於純美，不必俟久遠高深之教育者也。何以言之？強盜劫掠，今世之所謂不道德之行爲也。然盜之源起於貧，人之有貧，由於富人之壟斷財產。富人之所以能壟斷世界公有之財產而貧民莫敢誰何者，以有政府法律爲之保護也。若無政府則私產制度同時廢絕，世界之產物，世界之人共作之共用之，既無貧富之階級，強盜劫掠之事，自然絕跡於世矣。殺人者，今世之所謂不道德之行爲也。然殺人之原因，十八九由於爭財，否則爭色。財之爭由於私產制度以財產爲私有，色之爭由於婚姻制度以婦人爲私有；而二者之所以存立，又無非根據於政府之法律。（所謂民法）若無政府則私產絕，婚姻廢，財與色均無可爭，殺人之事又必絕跡於社會矣。又如自私自利不顧公益，亦今世最普通之不道德行爲也。惟將來無政府之世，無私產；無家族，社會爲個人之直接團體，個人爲社會之單純分子，人人各爲社會盡力工作，所獲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已與人共享受之，所作所爲，無一非爲己，亦無一非爲人，此時既無公私之可言，卽私利亦無非公益，則不謀私利之公德，又自然人人皆備矣。其他種種，凡今日所稱爲

不道德云云罪惡云云者。苟一考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必由於惡劣之社會有以致之，而非其人之罪。無政府即所以改革此惡劣之社會，而剷滅今日所謂罪惡所謂不道德之根苗者也。至謂無政府之真理，愚民未易徧曉，此則先覺者之責任，但能將此種無政府組織之良善，用種種方法，竭力傳達於衆，使家喻而戶曉之，自然無所謂阻力。而此事亦非甚難，蓋由今日以至於無政府，其間必費多少時日，多少精神，以從事於主義之傳達鼓吹。常傳達鼓吹之時，即所以使人知無政府之真理。及乎知者漸衆，羣起而推翻政府，此時縱有少數不明真理者，無政府黨人不難設法曉之。蓋此種道理，非有深妙玄微之處，實人人所能知，人人所能行。最要之道德格言，不外「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二語。使之知固易，行之亦不難者也。倘或有一二梟悍之人，故意與衆爲敵，敢於破壞公理者，是謂拂乎人性，爲社會之公敵，人人得而擯斥之。既能推翻強力之政府者，豈並此區區而不能去之哉？是故今日欲實行無政府，惟有竭力於宣傳，才者從事於鼓吹及實行之務，不才者亦請先自信之，此實爲今日凡知有無政府之名詞者所當留意，斷不必袖手以望教育普及者也。今日教育之不能普及，由於經濟之不平等，經濟之不平等，由於政府之保護私產。故有政府之世，斷無

教育普及之理。(歐美諸國名爲教育普及，實則仍爲富人教育普及耳。)且有政府之教育，大抵與自由教育之原理相反，一般國家主義軍國主義等官學說盤踞於人心，實無異爲無政府之敵，故謂教育普及而後可實行無政府者，無異謂地球諸星盡滅而後可無政府也。

或又曰：好逸惡勞，人之天性，共產社會，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設人之好逸樂者多，惟取所需而不盡所能，將若之何？則應之曰：「好逸惡勞人之天性，」此語蓋大不然。凡人居室既久，便欲遊行，苦坐既疲，即思運動。此無他，人之耳目心思四肢百體，皆有運動之本能，無時或息，故斷不能無所作爲，不必人之強迫也。且人類由獸域而進於人境，其最顯而易見之差別，即在於兩手。人之有手，即表示其天賦工作之良能。故「好動爲人之天性，」實可斷言。至今人之好逸樂而惡勞苦，則有由矣。私產制度階之厲也，私有財產之制既行，貧富之懸隔日甚，金錢之勢力日大，富者驅策貧民如牛馬，社會上凡百職務，爲人類生活所不可一日缺者，(如農工等)富者皆不必自作，而惟貧者獨任之。富者逸而榮，貧者勞而辱，不知不覺之中，遂造成社會上一種好逸惡勞之心理。(實即好富惡貧)而富者於個人

一身之事，亦可以金錢買他人之臂力腿力，（如僕役車轎夫等等）以代其四肢百體天然之運動，又復加以烟酒聲色賭博種種懶人之生活，以消遣其無之聊光陰。爲之既久，精神銷樂，生體損耗，由是人身體魄腦髓天賦好動之本能，亦因之而消失；謂爲好逸惡勞，亦固其所。至於貧者，終日勞苦，爲社會効無量之血汗，會不得絲毫之報酬；耕田者飢，織布者寒，造屋者無片瓦，廚夫製精美之饌而自食乃餒餘；凡勞力所得之結果，皆爲富者所掠奪。無論如何勤勞，祇以供少數富貴者之犧牲，而一己不與焉，而社會中多數之同胞不與焉。愈勤苦而所得之幸福愈寡，則其失望而懶，固人情所應爾。蓋與其偷惰片刻，尙得片刻無聊之安逸，猶愈於盲勤以供富者之淫樂也。嗚呼，此豈人之罪，實貧富不平等所造成之果耳！罪惡哉金錢！幸福之蠱賊，犯罪之根苗，悉在於此。故無政府必反對私產，同時以其產主義代之。私產既廢，自無因貧而爲人奴隸之人，凡人皆躬親力役，不至習爲驕奢淫逸，柔弱不能事事。且人人平等，無有富貴尊卑之別，自然無視工作爲賤役之理。人人各執一業，合之而成協助之社會，凡所工作，皆以供全社會之生活。人與我同在其中，而非徒供少數人之犧牲。愈勤勞則生產益豐，而社會之幸福愈大，亦卽一己之幸福愈大，此時尙有人好逸

惡勞，吾不信也。且今人每日工作時間，八時至十二時不等，勞動過甚，致害生理，雖有可以省力之機器，而富者以備值廉賤之故，不肯出資購器以代人工。若其產之世，已無金錢貿易之關係，凡百工作，皆可以機器代之，人但司其機關，雖甚污穢及辛苦之役，皆無難變為安閑之事業，即克魯泡特金所謂穢濁之礦坑，亦可使之精美與大學之試驗所相等者。蓋既無資本家之斫其金錢，自然事事皆可利用科學之結果。而所謂文明之幸福，不至為富貴者之專利品。勞力與時間同時並省，無所謂苦，蓋惟有樂耳。試觀今日之世，富貴者逸樂不事生產，以大多數官吏政客商賈海陸軍人律師警察奴隸娼妓盜賊流氓乞丐棍徒以及全人類半數之婦女，（凡以上各種無益於社會生活之人，統而名之曰游民。）所需之衣食住，均責之於農工兩類之人，工人之中，又耗其一部分於無益之物及殺人之具。以一人而養三四人，（世界人類職業之統計，難得確數。然以上所指游民必居農工兩類之三四倍平均計之，即以一人而供三四人之所需，亦即以一人而養三四人也。是今人大多數皆見養於農工者，而反視農工為賤役，農工所得之幸福，必不及各種遊民。冤哉不平之社會。）焉得而不勞。若彼時人人工作，苦樂平均，加以各事利用機器，又無戰艦砲台軍械等

等耗損，人人皆從事於人生正當之工作，其時物產之膨脹，必不可思議。據法國無政府黨莫氏統計布算之結果，謂將來每人每日工作二小時，已足供社會之所需，今姑假定為一倍之數，每人每日工作四小時，時間短小，工事輕易，勞動之苦惱，將變而為游藝之幸福矣。今人逸樂無聊，亦往往為遊獵旅行遊戲體操等等消遣之時。然則每日工作數小時，亦不過消遣之類耳。又何不有工作之足慮乎？

又有慮無政府時代人類既無競爭，社會將無進化者。不思進化乃天演之原則，向上為人類之公性，斷無退而不進之理。世界之進化，全賴科學，今人之發明科學，豈皆為競爭私利計者？蓋大抵懷改良社會圖謀進化之心耳。顧今日發明科學之所以難能者，則以有私產之故。人非富者，不能得最高等之教育，既能之後，又以謀衣食之故，暇時無多，而器械試驗之助力，亦非有資本者不能。歐美科學研究會，及科學發明家，往往藉富人之資助；此科學為金錢所操縱之明證。若行共產，則教育平等，人人皆有科學之智識，所謂發明，非復少數人所專有之事。每日工作之時既短，研究之時自多，復人人可得試驗之器械，斯時凡思想之縝密者，必能潛心研究，科學之發明，比之今日，將有一日千里之勢矣。且今人困於

私產制度之下，日謀衣食，但求得多金而已足，其猥瑣醜態之態；不可嚮邇；若彼時則生活豐贍，處於協愛之社會，思想必異常高尚，無有不思爲社會謀幸福者。何不進化之足云？

此外又有一最普通之疑慮：即恐一國無政府，他國遂從而侵略之是也。疑此者大抵習慣於有政府之下，迷信政府爲萬能。而不知政府亦人耳，非有萬能。所謂禦侮者，不外倚賴軍隊，軍隊習慣於服從命令，已無獨立性質，一旦驅以禦侮，其視聽命令之心，必重於禦侮之心，故不足恃。若人民自爲防衛，純由於保障人道抵抗強權之公理，故必視政府之軍隊爲有力。觀於千七百九十三年法國大革命時，以平民抗拒聯軍；千八百八年西班牙人戰退拿破崙第一；此皆以人民抵禦外侮之最著而有徵者。是可見禦侮不必久練之兵，而以軍國主義爲名提倡擴充軍備者，皆不過爲政府之私利，而非專以禦侮也。不甯惟是，平民既有推倒政府之能力，可以勝一國之軍隊，卽可以勝他國之軍隊。且無政府黨無國界，既推倒一國之政府，且將分其餘力，助他國之無政府黨以推倒他國之政府。今日無政府黨已遍布各國，一國之政府去，其他各國之無政府黨必相繼而起，各謀去其政府。此時凡所謂政府者，方自顧不暇，豈有餘力以侵略無政府之國哉？試觀今世所稱司戰大神之德

皇維廉第二，對於無政府黨尙爲之恐怖，至有「無政府黨能合萬國爲一團體，各國政府不能合萬國爲大同盟」之言，於此可見政府之力遠出人民之下，顯然無疑者也。

以上反覆申論，皆所以證明無政府主義不但理論正確，且必可以實行。然則閉斯說者又何庸認認過慮乎？

（一九一三八月）

師復

師復君以一八八四年生於支那廣東香山縣。幼而聰明，善屬文。十五爲諸生，稍長，薄舉業不爲，究心樸學，旁綜百氏；占算如天元八線諸術，皆究其微。

一九〇一年，君方弱冠，憤政府無狀，吮脂歎血，視民如鹿豕，乃創設演說社於香山城，提倡革命。旋留學於日本。逾年，會政治革命黨人組織「同盟會」於東京，君爲號召甚力。成立後，卽走香港，主某報筆政，鼓吹急進主義。復以間旋香山，倡辦女學。時風氣猶未通，抗

者環起；君堅拒弗爲動，女學卒賴以成立。

一九〇七年，黨人將有事於欽廉，提督李準固號摧鋤革命最勇，大吏咸倚爲重，君謂宜先取此獠，令敵驚亂，乃舉事，因攜炸彈入粵城伺焉。頃之，顛李當出，欲遮擊其所經途上。甫行而彈遽發，傷君頭胸及手。邏者聞聲馳集，昇之病院。醫斷其左腕，療治彌月，得不死。既瘳，清吏鞠之數次，君堅不吐實。卒以嫌疑下獄。繼移香山獄。君則本其獄中經歷，草「改良監獄議」上之縣吏。吏驚異，謂君奇士，爲請於大吏，釋焉。

君在獄幾三載，惟以讀書著述自娛。曾著有獄中筆記，及粵語解各一卷。

君出獄卽重走香港，糾合黨人之有志於單獨行動者，組織「暗殺團」以反抗強權爲揭槩。蓋君在獄中，經種種激刺及研究，無政府之主張，已根荄於是矣。一九一一，團員林冠慈創李準於粵城南門，君實多所譬劃。尋君欲赴北京炸清庭攝政王載灃。抵上海，而武漢革命軍興，清庭敗覆。君意吾黨主義已獲傳播機會，單純破壞，轉非所急。因旋廣州發起「晦鳴學舍」，提倡無政府共產主義。

君謂世界大同，當以言語統一爲先導，於是復發起世界語研究會，並於「晦鳴學舍」

所發刊之民聲週刊中特設世界語部。旋被舉爲「環球世界語會」廣州代理人。

一九一三年，南方各省，反對臨時總統袁世凱之專橫，起二次革命軍，發難於湖口。黨中同志，多以傾覆袁氏專制政府，黨事進行必較易，因相率參與其事。君獨不謂然，屹然不動；經營其傳播事業益篤，民聲卽於此時出版。迨南軍敗，龍濟光入粵，民聲遂被禁，罷刊。「晦鳴學舍」亦被封，袁世凱及黎元洪且通電各省拿禁，君乃走澳門續刊兩期。又以袁氏要求葡人干涉，故復中輟。但君百折不撓，轉徙數地，卒恢復之，以繼續傳播，未曾因橫逆之瀕加而稍挫餒也。君曾著一文，以勉支那之同志曰：

「中華民國名爲共和，實則專制。」此語殆遍於今日之社會，無可諱言矣。滿清之對待革命黨，其殘酷已聞於世界。今之袁世凱政府，曾絲毫末減否乎？滿清時代尙無所謂社會黨及無政府黨，入民國以來，二者乃始發生。袁世凱於對待政治革命黨之外，忽增加無數之勁敵；盜憎主人，勢不兩立，故卽位數月，卽下令解散主張無政府之「社會黨」及乎戰勝國民黨後，顧盼自雄，益無忌憚；復借事下令解散非無政府之「中國社會黨」，殺其北京部黨員陳翼龍。各省之小民，承風希旨；於是「社會黨」黨員憤憤復以他事被槍殺。

於通州。當此疾風捲地，狂濤洶天之時，吾等鼓吹無政府之機關報晦鳴錄——按即民聲原名——乃適出現。不二十日，龍濟光即強禁我出版；偵緝我同志，蹂躪「晦鳴學舍」之團體。及吾等遷澳門後，正擬重張旗鼓，李開仙即照會葡領事，袁世凱復令外交部照會葡公使，要求禁止晦鳴錄出版於澳門。葡萄牙本一非驢非馬之專制的共和國，無異支那之小影；其管理澳門尤橫暴無理，故亦欣然樂從，禁止晦鳴錄出版，以表同情於支那之大盜。不甯惟是，黎元洪以竊拆郵信，而得「晦鳴學舍」之通告書，復據以電告袁世凱，袁遂通電各省，嚴密拿禁云云。此等舉動，本不值吾輩一笑；然亦可見民賊之對待吾黨，固無所不用其極也。

今者支那無政府之生氣，摧殘殆盡矣。雖然：吾黨抱反對強權之宗旨，爲反對強權之運動，其受民賊之摧殘，固在意中，何足餒吾人之氣。自今而後，吾人之勞苦較前倍深，而責任則較前倍重。吾人當視民賊種種之殘暴，爲吾人鼓吹之好材料。彼輩之殘暴增一度，吾人之實力必須增一度；則平民厭惡政府之心理，當必隨之而增一度。夫如是，無政府之時期不遠矣，我親愛之同志乎！其益決心益猛進！無怠！無懼！以至於強權滅絕之域！殺戮囚辱，

固無政府黨之樂，惟最後之凱歌，則必由我輩唱之，可斷言也！

「無政府萬歲！」

我輩向前進！」

一九一四年七月，君在上海發起「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爲實行社會革命運動之準備。成立之際，君草一宣言書，以公布於世曰：——

「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何？主張滅除資本制度，改造共產社會，且不用政府統治者也。實言之，即求經濟上及政治上之完全自由也。」

資本制度者：平民第一之仇敵，而社會罪惡之源泉也。土地，資本，器械，均操之不勞働之地主資本家之手；吾平民爲服奴隸之工役，所生產之大利，悉入少數不勞働者之囊囊；而勞働以致此生產者反疾苦窮愁，不聊其生。社會一切之罪惡，匪不由是而起。故吾黨誓殲此巨慝，廢除財產私有權。凡一切生產機關，今日操之少數人之手者（土地及器械等）悉數取回，歸之社會公有，由生產者公共使用之。本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義，組織自由共產之社會。無男無女，人人各視其力之所能，從事於勞働。勞働所得之結果，（衣服食物房

屢及一切生產物）勞働者自由取用之，而無所限制。

政府者：名爲治民，實即侵奪吾民之自由，吾平民之孟賊也。吾人有自由生活之權利；有個人自治之本能；無需乎強權之統治者也，故政府必廢。將來之社會：各個人完全自由，一切公共事業，自由組織種種公會種種團體以經營之；而無復絲毫以人治人之強權，是之謂「無政府」。行無政府於共產社會，是之謂無政府共產主義。

抑「無政府」以反對強權爲要義，故現社會凡含有強權性質之惡制度，吾黨一切排除之。本自由平等博愛之真精神，以達於吾人所理想之無地主，無資本家，無寄生者，無首領，無官吏，無代表，無家長，無軍隊，無監獄，無警察，無裁判所，無法律，無宗教，無婚姻制度之社會。斯時也，社會上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義；惟有工作之辛勞。

吾人爲欲實現無政府共產之社會，所用之唯一手段，曰「革命」。（革命者：非但起革命軍之謂也；凡持革命之精神，仗吾平民自己之實力，以期摧陷強權者，皆曰革命。）對於真理之障礙物，以「直接行動」剷除之，無所容其猶豫。

吾黨乃宣言於支那之平民曰：無政府共產主義，乃光明美善之主義，所以出汝等於

地獄，使入正當愉快之社會者也。『無政府』乃社會進化必至之境；近世紀科學之發明，與夫進化之趨勢，皆與無政府之哲理相吻合；故謂『無政府』為理想世界無從實現者，非也。無政府之社會：人人自由，人人自治，以獨立之精神，行互助之大道；其組織之美善，必遠勝於政府之代謀；故不必慮無政府即秩序擾亂也。無政府黨萬國聯合：不但為一國說法；故中國無政府，他國必來干涉之說，亦不必慮也。吾人之反對資本制度：乃主張廢除資本之私有，非但反對大資本家而止；故中國尚無大資本家，社會革命非所急務之說，亦不足以阻吾人之前進也。人類之罪惡：實生於社會制度之不良，吾人改造現社會之組織，即所以滅除人類罪惡之根苗。改造社會，同時即改造個人。故人類道德不良，不可無政府之說，亦無由成立也。總之：無政府共產，乃人類天然生活之本則，社會進化之要道，亦為二十世紀不可避之趨勢，吾人可無庸疑慮者也。」

又宣言於支那之同志曰：無政府共產之實行，賴乎吾黨之實力。而欲增進吾黨之實力，則聯合全體，一致進行，實為今日惟一之要務。凡我同志，當各在其所在地與宗旨相同者聯絡為一。相其情勢，創設自由集合之團體，（或為祕密之組織；或為表面研究學術之

機關)以爲傳播主義，聯絡同志之機關，以爲將來組織聯合會之預備。聯合會未成立以前，則以本社爲暫時之交通機關。無論爲個人，爲團體，均望隨時與本社互通聲氣。務使散在各地之同志，精神上皆聯爲一體，實際上皆一致進行。

又宣言於世界各國之同志曰：「萬國聯合」已爲吾黨今日一致之趨勢。吾人雖不敏，竊願互相攜手，向此同一之途徑而行。當支那無政府黨聯合會未成立之前，暫以吾社爲交通機關，凡世界各國吾黨之團體或個人，均望隨時與本社互通聲氣。凡吾黨之國際的行動，本社同人願勉力担任之。

旋又草一文，說明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與手段；並解釋時人對於吾黨主義一般之疑慮曰：

「何爲無政府共產黨乎？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果何在乎？試以簡明之語條述之：」

(一)一切生產要件：如田地，礦山，工廠，耕具，機器等等，悉數取還，歸之社會公有。廢絕財產私有權。同時廢去錢幣。

(二)一切生產要件，均為社會公物；惟生產家得自由取用之。（例如耕者自由使用田地及耕具；而不必如今日之納租於地主或受僱於耕主。工業者自由使用工廠之機器原料，以製造物品；而不必如今日之受僱於廠主。）

(三)無資本家與勞働家之階級，人人均從事於勞働。（如耕，織，建築，交通，教育，醫藥，保育，以及其他等等，凡人類正當生活所應有之事業，皆為勞働。）惟各視其性之所近，與力之所能，自由工作，而無強迫與限制。

(四)勞働所得之結果，如食物，衣服，房屋，以及一切用品，亦均為社會公物，人人皆得自由取用之。一切幸福，人人皆得共同享受之。

(五)無一切政府。（無論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凡為統治制度之機關，悉廢絕之。

(六)無軍隊警察與監獄。

(七)無一切法律規條。

(八)自由組織種種公會，以改良各種工作；及整理各種生產，以供給於眾人。（例如長於農事者，可聯合同志組織農會。長於礦業者，可組織礦會。）公會之組織，由單種以至

複雜。惟組織某種公會者，即爲某種工作之勞働者；而非首領非職員。任此者亦視爲勞働之一種，而無管理他人之權。會中亦無章程規則，以限制人之自由。

(九)廢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結合。產育者由公共產育院調理之。所生子女，受公共養育院之保養。

(十)兒童滿六歲，以至二十或二十五歲，皆入學受教育。無論男女，皆當得高等專門之學問。

(十一)無論男女，由學校畢業，至四十五或五十歲，從事於勞働。此後休養於公共養老院。凡人有廢疾及患病者，由公共病院調治之。

(十二)廢去一切宗教及一切信條。道德上人人自由，無所謂義務與制裁。使「互助」之天然道德，得自由發達至於圓滿。

(十三)每人每日勞働時間：大約由二小時，最多至四小時。其餘時日，自由研究科學，以助社會之進化；及游息於美術技藝，以助個人體力腦力之發達。

(十四)學校教育，採用適宜之萬國公語，以漸廢去各國不同之語言文字，而遠近東

西全無界限

以上即無政府共產主義之最終目的也。欲達此種目的，當用以下之手段：——

(一)用報章書冊演說學校等等，傳播吾人主義於一般平民。務使多數人曉然於吾人主義之光明，學理之圓滿，以及將來組織之美善。及使知勞働爲人生之天職，互助爲本來之良德。

(二)當傳播時期中，各看其時勢，與地方情形，可兼用兩種手段：(1)抵抗：如抗稅，抗兵役，罷工，罷市等；(2)擾動：如暗殺，暴動等。此兩種手段既所以反抗強權，伸張公理，亦所以激動風潮，遍傳遐邇，無異迅速有力之傳播。

(三)平民大革命，即傳播成熟，衆人起事，推翻政府及資本家；而改造正當之社會也。

(四)平民大革命，即世界大革命。故吾黨萬國聯合，而不區區爲一國說法。現在傳播時代，各同志各就其地位之所宜，與能力之所及，從事於(一)(二)兩種方法。將來時機既熟，世界大革命當以歐洲爲起點。如法德英西班牙意大利俄羅斯等國，均已傳播極廣。一旦起事，或數國合舉，或一國先舉，其餘諸國必皆聞風響應。工黨罷工，軍隊倒戈，歐洲政

府將次第倒斃。吾黨之在南北美及亞洲者，亦當接踵而起。其成功之迅速，必有不可思議者。若就今日中國言，則最要者：莫如急起直追，致力於傳播。庶免歐洲一旦有事，而東方傳播尙未成熟，反足爲世界進化之大梗也。

以上又卽吾黨用以達吾人目的之手段也。

抑時人對於吾黨主義，往往多所疑慮者；無非以爲「難行」而已。或則疑今日人類之道德不齊，一旦無政府，必有種種紛擾，及規避勞動，任意奪取需要品之流弊。或又疑大地人類衆多，傳播勢難普及；各國政府之強權，終非少數之無政府黨所能敵。此兩種疑慮，大抵爲今日一般人所通具者，今當有以解釋之：

一，吾人已言：欲實現無政府共產之社會，須先傳播吾人主義，要求平民多數之贊成。倘多數人曉然於此主義之美善，則少數人之未明瞭者，感之固自易。况無政府之人民，非必具有若何高深難行之道德。無政府之道德，不外「勞動」「互助」而已。二者皆人類之本能，非由外爇。但使社會改善，生活之狀態日趨於適，此種天然之美德，必能自由發展。且彼時之勞動，乃最愉快之事，非如今日之苦惱者也。科學發明，復無金錢之束縛，凡事

皆可使用機器。無論何種工作，必求其輕捷省時，合於衛生。故每日數小時之工作，無異於體操遊戲，人亦何樂而避之。倘仍有冥頑強暴之人，必欲他人爲之服役，而已則飽食安坐者，吾人當本反抗強權之大義，攘之社會之外，彼少數人豈能爲患哉？

二、凡事不合天然之公理者，其傳播難；合於天然公理者，其傳播自易。今無政府共產主義，實人人良心上所同具之公理，其傳播又豈極難；但視吾人之毅力何如耳。試觀歐洲無政府主義之出世，不過六十餘年。黨人從事運動傳播者，不過四十餘年耳。然今日歐洲各國已異常發達。近十年間，其進步更有一日千里之勢。無政府之團體，遍布各地。無政府之書報，汗牛充棟。在中國人聞而咋舌者，在歐洲則已視爲老生常談。今年萬國無政府黨大會於倫敦，已預定有萬國聯合機關之組織。萬國革命之實行，且將不遠。尤可喜者：歐洲社會，除資本家外，即是工人。今日之工黨，腦中皆已深印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之義理。觀近年工黨之活動，卽爲無政府實行之朕兆。政府所恃者不外軍隊；而各國皆行徵兵制度。當兵者，亦無非平時之工黨。故在數年前，已常有政府調兵禁壓罷工；而軍人均不肯從命，甚或倒戈相向者。蓋不肯爲政府以攻其兄弟朋友也。然則將來一旦大革命起，軍人亦將

反抗政府，此實可斷言者。彼食肉之政府與資本家何足懼哉！若就中國今日情形論之，此主義之傳播，誠不若歐洲之廣。然吾東亞同志，苟能羣策羣力，犧牲二十年之時光，竭力從事於傳播，吾敢決吾主義行將遍布於東亞大陸。此時歐洲之進步，當更不可思議。實行之時期，必爲吾人所親見，慎勿視爲不可實現之理想也。

嗚呼！歐洲戰雲，瀰漫天地。以億兆人之生命，爲彼之富貴者犧牲；政府之罪惡，至是而完全揭露矣。戰事爲完結之日，政府即宣布資本家死刑之日。無政府風潮，必將洶湧而起，願吾東亞平民，急從好夢中醒覺，奮步疾追，幸勿墮落乎後也。」

先是當滿清時，支那人蛻伏於專制政體之下，遭最痛苦之苛政，受最腐敗之教育，人格全失，新思想無由發生。及其季年，歐美日本之新思潮，雖漸輸入，而其間有志者，大多數皆岌岌於政治革命之一途。惟一九〇七年，李石曾與稚暉諸君始在巴黎發刊華文無政府週報，名曰新世紀。雖當時滿洲政府文網甚密，郵禁殊嚴，新世紀絕不能輸入內地；然支那無政府主義之種子，實由此傳播之矣。同時在留日本之張繼、劉光漢諸君，發起「社會主義講習會」於東京，是會不但研究社會主義，實亦研究無政府主義者也。次年劉氏

復密刊衛報，鼓吹無政府主義。未幾劉氏返國，而爲端方之幕賓；張氏亦去東京，而走巴黎。於是東京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之聲譽，闐然沉寂，而巴黎之新世紀，遂爲獨一之機關矣。新世紀繼續出版者三年，至一九一〇年夏間，竟以他故停刊。迨一九一一年十月中國革命軍興，南方各省次第獨立，江亢虎發起「中國社會黨」於上海，訂有八黨綱。就表面觀之，頗類各國社會民主黨之主張，惟江氏宣言非政黨，且不運動選舉，則視社會民主黨爲較高；而對於財產問題，祇主張遺產歸公，而不主張土地資本公有，於社會主義之根本要義，未免有所遺棄，則又視社會民主黨爲尤下也。江氏雖亦嘗自稱主張無政府社會主義，然忽又謂無政府不能安居，不能進化；既而又宣言反對；強指無政府黨採用強權，否認機關矣。

君既刊布民聲週報；又遴選新世紀論文之尤精要者，錄刊多數之小本，傳之內地；數年前新世紀所下之種子，至是乃由君爲之灌溉而培植之；風聲所播，化者良夥。復駁斥江君亢虎之謬說，既詳且盡，其文字散見於民聲諸篇，故不具錄。于是支那之研究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者，始明其真義所在，而不至爲江亢虎之言所迷惑；且皆知無政府社會主義

之完善，而知國家社會主義之無用矣。

曩日新世紀之傳播無政府主義於支那也，未曾爲國際的聯絡運動，知者甚少，故世界同志，未能深悉我支那人所猛進以求之者，宗旨何似？迨君繼起刊布民聲，既特設世界語部，以爲言論交通之機關，復與世界各同志，各團體通信，交換雜誌，討論主義，往還無虛日。一九一四年八月，致書于萬國無政府黨大會，報告吾黨在支那傳播主義之過去歷史，及其現在進行之狀況，並向大會提議：(1)組織「萬國機關」。(2)注意東亞之傳播。(3)與工團黨聯絡。(4)萬國總罷工。(5)採用世界語 (Esperanto) 五事。上海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宣言書，及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與手段一文，君均譯成世界語，傳布各國間。於是各國之同志，及團體，皆知支那無政府黨傳播事業活動之實況，而於同志社宣言書，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與手段一文，尤傳誦讚嘆不置云。

吾人恆言：無政府其目的，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其手段，明兩者之不可須臾離也。君感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上海漆業工人大罷工之風潮，會於民聲著文論之曰：

觀此次如火如茶之風潮，勞働界之進步，一似有不可思議者，殊不知非也。罷工要

求加工價之舉，各業均常有之，即以上海之漆業水木論：十年以來，行此者不下數次。此次風潮，亦不過循其庸腐之古方而已，並非於勞働界所處之地位，有所覺悟也。故所執以為要求之理由，與夫所用之手段，皆係最舊之故技，而未嘗有所進步；如結隊遊行時：或手執香火；或肩負神牌；或高提魯班先師之燈籠；如此等等可笑之舉，不一而足。以是之故：社會上一般人均輕視之，以為無意識之舉動。官吏則指為流氓痞棍所煽惑，故卒未由得良好之結果。考其原因：實由工人智識缺乏之故。工人現在所處之經濟地位，實為人類以下之地位，愈貧愈愚，於是工人之智識程度，亦幾幾乎退至人類以下，凡此實「資本制度」為之賊也。故工人本增進自己之生活地位：第一，須增進工人智識；然方今資本壓力重於萬鈞，欲增進工人之智識又不能不先有團體，於是本報所竭誠獻議於中國一般之勞働家者，不外六字曰：『結團體，求智識。』各行各業之勞働家，皆當獨立一團體，名曰某業工團，或工會。大略如向來之公所會館。惟推廣而改良之。且絕對不宜與資本家所立之公所會館，同居一地。（向來工人方面多有為資本家利用兩行同一公所者，此最為受愚之事。）團中費用，由會員每月納最微之月金，若人數太少之行業，可合二三行，或三四行而為一

工團。團中最要最急之事，卽爲平民學校，每行至少設立一所，人數衆多者，當多設之以爲會員及會員之子弟求學之地。教授或以夜半，或以星期日，當各相其地方及行業之情形而異。其人數衆多，會費收入較豐者，可彙出一工人報。復由各分業之工團，聯爲一工團聯合會，或曰總工團，以爲全體之交通機關。此城之工團，當與他城之工團，時通聲氣，互相聯絡。工人之智識既漸漸增進，團結力亦必日見進步；及乎勢力既厚，聲氣宏大，資本制度之致命，將由此工團操之矣。

顧此種進行，有當注意之點三：（一）此種工團之根本目的，自然爲反抗資本制度，惟今日工人智識幼稚，一時尙難顯此作用。故目前之要圖，實在乎多設平民學校。平民學校，無論何人皆可舉辦，惟由工團爲之，則其事輕而易舉也。迨乎工人之入學者漸衆，工人之自覺心發生，然後乃可以與資本家抗鬥矣。至於最普通之條件，爲今日所可行者，卽要求增加工價，及減短工作時間是也。二者皆社會革命，時機未熟，不得已而思其次之法。工價當就各地方之生活狀態，得一略優之率。工作時間：當以每日不得過八時爲限；而星期日之休息，尤不可無。此爲工團設後，可以次第要求者也。（二）工團之組織，吾無政府黨及社

會黨，皆當爲之鼓吹；且加以贊助。惟仍當以各業之工人，自爲主體。吾人但予以指導，以養成其獨立戰爭之能力。更當由小而大，由簡單而複雜，先從各業作始，然後聯絡各業，而組織總機關。萬不可徒驚虛名，苟且立一總工團，或工黨本部之名目；其實空無一物，徒呼號奔走，慫恿各地方設立支部。此等無實力之團體，其收效必不良；且往往爲不肖所利用。前年上海之「工黨」，卽坐此弊也。（三）工團之宗旨：當以革命的工團主義爲骨髓，而不可含絲毫政治之意味。如英美等國，皆有勞動黨加入政界，爲政黨之一，遂爲一般無恥之政客所利用，而各國之工人，亦往往受社會民主黨之煽惑，皆以政治思想，未擺脫乾淨之故。法國總工會章程第一條曰：「本會宗旨：在保護工人道德上，經濟上，各種權利；此會組織，純立於政治之外。惟恃工人自己之實力，滅除貧富之階級。不得以工會之名目及勢力，協助政治家，而爲運動選舉者盡力。」不恃政治，而惟恃自己實力，以滅除貧富階級；是卽用革命手段，以反抗資本制度也。是可見革命的工團主義之精神矣。「君之工團主義思想，及其對於支那方面進行之計劃，於此可見一斑。使假以數年，以君之學識毅力，必能由此以圖建設，則大有造於被強權壓制之支那勞動界，可斷言也。嗚呼！孰知君竟齋志不瞑，中

道捨其最親愛之支那勞働界，而長逝哉！

君作事耐勞堅忍，魄力毅力兩足。民聲之刊，本無憑藉。助君撰述者，亦寥寥無幾人。文章經濟，幾交責一身，君無餒焉。顧素羸弱，每成一期，輒爲不起數日。病少却，則孜孜又如故矣。論其摧剝，金石可銷，矧在血氣，卒以盛年積勞遺疾以殞。始君得疾，困莫能延醫，同志多以出鬻民聲印機爲言。君曰：『此吾黨主義，東方命脈，斷之以活一人，吾不爲也。』後藉友助，始就醫某病院，而病已深，醫百計營救，無能爲矣。以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卒於院中；年三十有一。君最後致友人書云：

「……余忽患肺病，全肺皆痛，咳極苦。初服丁福保藥一禮拜，不見效，欲轉西醫，而無錢，故停服藥兩禮拜。惟是病勢日深，恐貽大患，迫得向人借貸百數十金。昨日往某著名之德醫求診，詎彼謂非進醫院不可，進院則三四禮拜可全愈，否則必日積日深，不可救治云。但入醫院，以一月計，最少非二百金不辦，試問余從何處籌措耶？然則亦惟有聽之而已。又云科學，本爲富人之專利品；托爾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絕之也。現在民聲垂危，幾將易簣，余之憂民聲，比憂病爲更甚。倘民聲嗚呼，余又真成爲不治之癆病，則師復將與無政府主義

同葬支那之黃土而已……」

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是年九月二十四日，「民聲社」諸同志葬君遺骸於西湖烟霞洞旁，蓋君生前曾一度遊西湖絕勝風景，留連而不忍去。當時孰知卽其日後埋骨處耶？

君爲人孤介，寡嗜慾，薄榮利。夙慕託爾斯泰之爲人。旣介紹其學說於世，復儀型其道，與同志數輩發起心社，社約十有二事：一不食肉；二不飲酒；三不吸烟；四不用僕役；五不乘轎及人力車；六不婚姻；七不稱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議員；十不入政黨；十一不作海陸軍人；十二不奉宗教。旣布，世論頗相非難，君略不措意，履行益謹。當疾亟，醫數強之食肉，君以死自矢，卒不渝其守。

介紹新書

克魯泡特金全集

第一卷 國家論及其他 平裝六角 精裝一元二角

第二卷 麵包略取 平裝六角 精裝一元二角

第三卷 近世科學與無政府主義 平裝六角 精裝一元二角

自由叢書

第一種 克魯泡特金學說概要 平裝六角 精裝一元二角

第二種 蘇俄革命慘史 平裝五角 精裝一元

第三種 革命之路 平裝六角 精裝一元二角

第四種 革命的先驅 平裝六角 精裝一元二角

師復文存 實價四角

獄中與逃獄 克魯泡特金 著八分

夜未央 四角

鳴不平 一角二分

平等月刊 美洲出版

革命週報

以上各書各大

書店均有出售

